

## 世界百年变局和全球格局重塑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正在超越时空地朝着多维方向不断发展，安全、政治、经济、科技等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且愈益深化，国际社会亟需在变化的关键时期重塑国际格局，从而维护和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在此人类命运和国际社会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之时，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先后和系统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的“四大全球倡议”等，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的实践、方案和智慧。

一、国际社会需要首先准确和正确地认识当前世界形势。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源于人类社会的长期演变和突变，而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形势则始于16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凭借其生产力井喷式的增长和地理“大发现”等把世界连成一片，开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社会。500多年来，欧美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进行征战、占领、殖民和掠夺，然而这些随着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走到了尽头，中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经历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时期后进入了“全球南方”新时期，正在有力和有效地将“西方中心”时代转变为国际多极化时代。由此可见，纵览历史可以认识当前国际形势的来龙去脉，从而知晓其未来发展的基本轨迹。

当前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剧，增加了国际社会面临挑战的强度和难度。其一，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国际社会在经历了以竞争合作为主的全球化的高潮之后，正在进入以大国博弈为主的战略竞争阶段，但是当前的全球南方崛起和高新科技革命等新因素也有可能形成“后地缘竞争”时期。其二，传统和非传统威胁交织叠加。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仅要面对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而且还在受到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和战争的直接影响，例如以阿冲

突、乌克兰危机和非洲之角的战乱等。另一方面，非传统威胁正在变本加厉，威胁着当前和今后的国际社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公共卫生、资源危机等有增无减。更有甚者，传统和非传统威胁交相叠加，导致新的混合安全问题，世界的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遭到严重破坏。其三，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多维度、深层次的负面影响和威胁，如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已突破单一领域，形成“技术-社会-环境”的复杂风险网络。其四，世界经济正面临多重交织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问题既包含传统矛盾的深化，也涉及新兴领域的挑战，其复杂性和联动性对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严峻考验。例如，增长动能疲软与结构性减速、供应链重构与贸易碎片化、债务危机与财政可持续性脆弱、技术脱钩与创新生态割裂等相互关联、相互强化和相互影响。

二、当前世界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全球南方和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关注当前国际形势不仅要看到动乱的一面，还要看到其变革的一面，从而做到“兼听则明”。

首先，当前世界的力量对比（即国际格局）正在朝着更加有利于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在经济总量对比上日益接近。2024年，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DP总量达49.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44.3%，仍居主导地位。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金砖11国的GDP为31.5万亿美元，占全球28%，虽总量仍低于七国集团，但其4%的平均增速显著领先于七国集团的1.7%。而且，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5%，成为全球增长的核心引擎。此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显提高，在应对和解决主要全球议题方面更加积极、成熟和有效，在增加代表性和话语权、反对强权政治、保护生态环境、扶贫帮困等方面都可圈可点。

其次，全球南方正在以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促进全球格局的重塑。在全球层面，“全球南方”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等新型领域性机制。在跨区域层面，“金砖+”及东盟—中国—海湾国家的合作机制具有创新和示范作用。在区域层面，非盟、东盟、拉共体等合作不断深化和升级，中国和一些国家建立的命运共同体把次区域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在思想理论方面的进步与创新。全球南方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和政治经济进步力量，它们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努力改变以往“重经济、轻思想”的短板。全球南方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呈三大趋势：从被

动接受西方理论转向思想理论的去殖民化及主动构建本土话语体系，从理论批判转向实践导向的创新。

三、认识世界之后就需要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后的适应世界，就是要学会与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世界共处，再设法加以改造和完善。世界形势发展自有其种种原因，不是可以任意、随时或短期内改变的，如宗教、文化和传统等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与发展的。二战后初期，中国分别和印度、缅甸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为世界多数国家所赞同，其道理也正在于此。但是，当前的世界并不太平，不思进取的守成者为了一己私利，试图阻碍历史前进的车轮，反对和平共处并企图继续独霸世界。然而，逆时而动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还是求和平、谋进步，努力在新形势下从行动实践到思想理论上争取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

当然，适应世界不是被动的，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当前国际社会要改造世界的长期和共同的努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国际社会当前最重大和最紧迫的使命就是维护世界和平，防止世界大战。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此讨论和平与战争问题更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战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但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还是可以尽量减少战争的爆发和防止战争的无限扩大。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证明了这点。为此，整个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维护与建设和平，延长和平持续时间，朝着逐步减少战争的方向不断努力和砥砺前行。

第二，国际社会需要紧紧抓住发展这把总钥匙。经济增长是人类的永恒和基本追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经济增长往往重在量上；在物资丰富的岁月，经济增长的重心需要放在质上，这就是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新议题和追求的新目标。在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人类应当坚信并保证人类主导当前和以后的科技革命，更加有力地从事经济增长走向全面发展。世界各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经济增长来推动国家进步的局限性。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及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避免冲突和不平衡的发展。

第三，国际社会需要更加重视新时代的世界文明共处和互鉴。数千年世界文明的接力棒传承于今，当代国际社会负有继承和发扬的历史使命。如果说在过去，人类囿于种种条件仅在各自地域和领域创造文明的话，那么当前的国际

社会已经基本具备了全球性和全方位共同创造新文明的能力。有鉴于此，当前国际社会还要加强文明互鉴、文明交流和文明共建，发展物质文明，加强精神文明，重视生态文明，把握数字文明，在共同创造新文明的进程中把人类发展提升到更加自觉自为的新时期。

**第四，全球治理问题不仅日益突出，而且已经到了必须加大和加快其体系建设的关键时刻。**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国家行为体的基本属性没有变化，但其在数量、形式和作用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二战以来的80年里，世界大国几经分化组合，现在正朝着两国（美国和中国）两方（“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为主要力量中心的方向发展，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发展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它们的活动范围已涉足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强。此外，行为体的虚拟化也是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数字智能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人类向全球互联、虚实结合、人机共生等方向发展，虚拟与现实、个体与群体交织互动，激发了超越传统的居民、疆域、政权和主权重构。为此，国际社会需要更加深刻地认识由此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并尽可能早地做好有效应对。